

其形狀、神格，獨〈荒經〉西王母記為「豹尾虎齒」的獸形神，在地理位置上也與「崑崙」相結合；換句話說，西王母為神，並駐守於崑崙的形象，是在〈荒經〉中達到了階段性的完成。

最後則以鳳凰於三經中所呈現不同面相的祥瑞屬性來總結說明。〈荒經〉大量記載的鳳凰，在內容上不僅重複於〈山經〉「五采鳥」，對應於的五種德目來表現人格的完滿，同時也援用〈海經〉樂土景象中，鳳鳥「見則天下和」、「見則天下安寧」的祥瑞基礎，來表現「鸞鳳與百獸」相與群聚，祥和氣象的樂土意象；除此之外，〈荒經〉的鳳凰還進一步與「人帝」結合，不僅在帝王之所葬之處憑添神聖樂園景象，更進一步藉由「五采之鳥惟帝俊下友」鳳鳥直接下界與人帝為友，為人帝所司，加強了兩者的神靈連結；〈荒經〉中人帝的絕對意義也影響著鳳凰的祥瑞屬性，彰顯為政者神靈聖德的超越性。

二、觀念重疊的自然神祇

從宇宙動力元素結合空間方位的「第二神話空間模式」來看，〈荒經〉所記「四方海神」重疊海域與四方邊界的神性，同於〈海經〉的「四方神」，皆為人面鳥身、具「龍／蛇」配備溝通上下四方的邊界神，顯現〈荒經〉邊界擴及四方海域的空間概念。

〈荒經〉的四方風神則在概念的重疊上更為複雜，除了兼具日月之神的司神職能之外，還被放置在一個複合了「十日說」以及「七對日月所出之山」更大的體制裡行使其日月控管、御風神職。回到前言所論〈荒經〉「風神」不對應的四方位位置，及所附加上各種日月神格的職性來看，如果將位於七對日月之山中處於西極的神祇「噓」一併納入於結構，則〈荒經〉的「風神」與「日月神」相融，形成一整組司控日月、星辰、出入有風，全面性的自然神體系：

	神名	居所	職能一	職能二	職能三
〈大荒東經〉	折丹	處東極	以出入風	日月所出	
〈大荒南經〉	因因乎	處南極	以出入風		
〈大荒西經〉	石夷	處西北隅			以司日月之長短

〈大荒東經〉		處東極 隅			以止日月，使無相 間出沒，司其短 長。
〈大荒西經〉	噓	處西極		日月所入	行日月星辰之行次

表格 1 風神／日月神

至於〈荒經〉為何會出現這種日月神與風神一體的結合呢？從神話觀念的轉移與替代來看，日學者松田稔就以爲，〈荒經〉的風神與日月神的融合，是因為崇拜太陽的殷王朝和承繼殷文化的〈荒經〉在意識結構的變動展現，反映出「太陽崇拜」逐漸淡去的變動痕跡：

太陽神漸漸的不再那樣的重視，自此監督太陽正確運行的神人意識出現。其間這些監督太陽運行的神人，和已經位在東南西北位置上的風神，或為位置重覆的情形，也有為了避免重覆，致使監督太陽運行神人方位移動的情形。⁵ 如此一來，源於卜辭、《堯典》完整分佈於東、南、西、北四個方位的單一風神，到了〈荒經〉之中則分處「東極」、「南極」、「西北隅」以及「東極隅」不規則位置，兼之「司日月」之功能對於日月的運行監督掌控。

整體來看，〈荒經〉所記載的自然神遠離了素樸自然界的詮釋意味，特別是「風神」系統背後鑲嵌的是一個多重結構、概念重疊的自然世界觀，表現在〈荒經〉更爲精緻抽象、由各種「觀念」聚合的世界。

三、人帝威權的上升

〈荒經〉所記事項離心於自然現象、人與神靈、異域氏族及至於天地萬物的多與雜，最後無不收束向心於「人帝威權的上升」，統合的意義與秩序，可以從三種現象來加以理解闡釋：

- 一、戰役所記不再像〈山經〉、〈海經〉那般由絕對的「帝」操持生殺大權，亦不復見握有絕對威權的「帝」對叛亂者施以懲戒的情節；〈荒經〉中記錄四場人帝戰役「黃帝戰蚩尤」、「有易殺王亥」、「禹殺相柳」以及「成湯伐夏桀」，不僅人帝成爲爲戰爭中的主事者，甚至在「黃帝戰蚩尤」一役人帝與對手相互較勁，顯現出使役自然神的威靈能力。
- 二、從「耕作百穀」、「始作舟車」、「始爲弓矢」、「始作樂風」到「始作巧倕」等等，幾乎所有人類文明的創發都是出自於帝俊後裔，甚至是日月恆星的誕生都

⁵ 《山海經の基礎的研究》，頁 329。

能夠上溯於「帝俊」，顯現〈荒經〉無限上昇了「帝俊」一系人帝的神威力量，流露出取代全能上帝的痕跡。

三、〈荒經〉所記錄異域氏族的方式，不同於〈海經〉那般詳細標記其地理方位，針對「其為人」形象、奇風異俗等「異的元素」的知識掌握，而是建基於「姓氏」、「淵源譜系」以及「所食之物、所使動物」三個新的元素所排列出的一種知識序列；其間所使「四獸／四鳥」者分別隸屬「帝俊」、「顓頊」以及「禹」的後裔，再加上姓氏、譜系的記錄，所記異族皆可一一上溯其遠祖帝系，窮本於「帝俊」、「黃帝」以及「炎帝」三系共祖；換句話說，〈荒經〉一改〈海經〉異域氏族橫陳式的、空間性的地理知識，在於顯現以「人帝」為宗，編排安置異族／我族之親、近、遠、疏的關係秩序。

藉由戰役威權的上昇、所有文明的最初創發以及世界秩序的編排，這三股概念交織環繞，猶如漩渦向心的凝聚動力，於〈荒經〉絕對性的提昇「人帝」的威權力量。

四、譜系的連結

所有〈荒經〉神異存在核心的意義在於集結而成的「帝俊譜系」、「黃帝譜系」以及「炎帝譜系」三中系統，其中以「帝俊」的譜系共分出十系，體系最為龐大擴散，但相較於「黃帝譜系」納入了「顓頊」、「鯀／禹」二系世代，形成了更為堅實的組織，後世發展為中國政治的、文化天下一體觀。

譜系的連結與帶有強而有力的綜合作用，在〈海經〉中分別獨立的「夸父逐日」、「羿殺鑿齒」兩場戰役，在〈荒經〉中因為「羿」與「帝俊」產生連結、「夸父」捲入「黃帝戰蚩尤」一役，淪為黃帝所使的應龍所殺；參酌《大戴禮記·世本帝繫》的黃帝譜系圖 5，所列之帝嚳，屬於姬姓的玄（青陽）一系，為昌意／顓頊之外的另一大系，上溯為黃帝的子孫。特別是「帝俊」一系，〈荒經〉中最為龐大的「帝俊譜系」雖與「黃帝譜系」齊頭並進，在組織上畢竟未和「黃帝」連結，孤立的遺留在《山海經》之中，透過郭沫若所謂「帝俊、帝嚳、帝舜」三位一體之立論，帝俊重疊於帝嚳身份，於《世本帝繫》為黃帝後裔進而置身於此天下的一統世界秩序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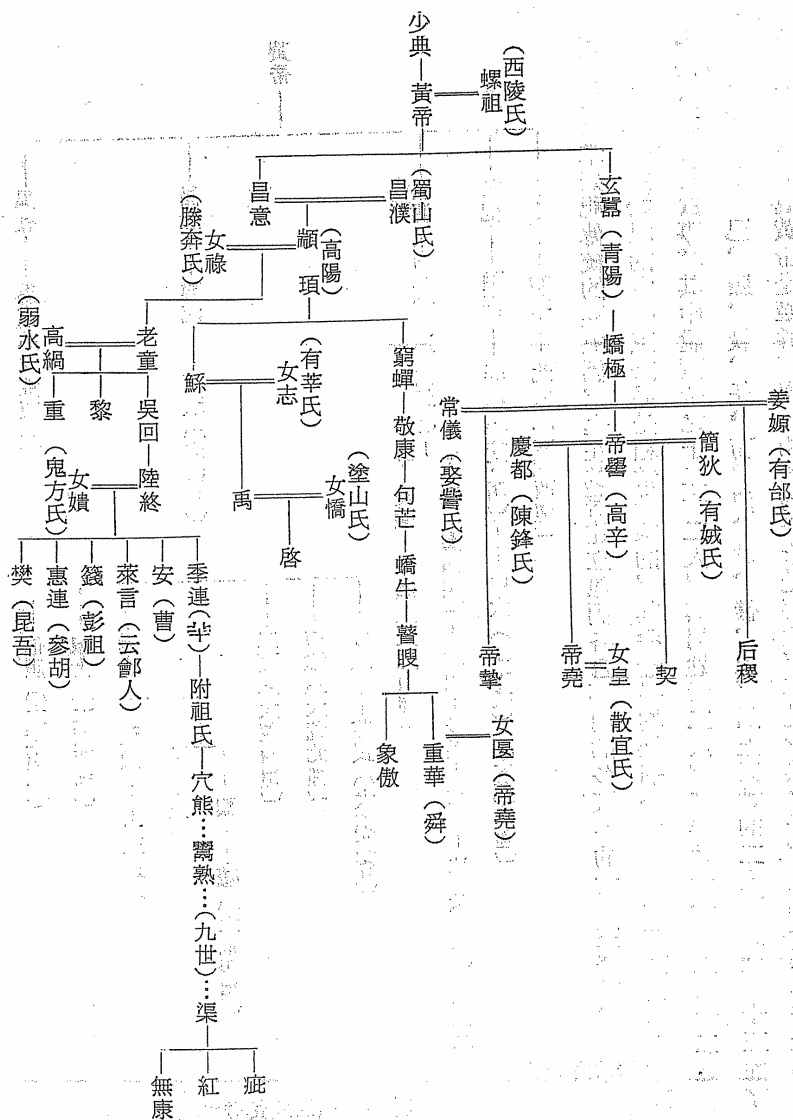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 《大戴禮記、世本帝繫》黃帝譜系⁶

在《世本帝繫》世系的連結下，〈荒經〉「黃帝戰蚩尤」、「有易殺王亥」、「禹殺相柳」以及「成湯伐夏桀」等四場人帝戰役，分別與「羿殺鑿齒」、「應龍殺夸父」串連，所有戰役在此天下性的一統世界觀整合為炎／黃兩帝的天下戰爭如圖 6。

透過圖 6，我們可以看到神話譜系運作的兩個面相，其一即在譜系強大的整合力量；圖中「應龍已殺蚩尤，又殺夸父」以及「有禹攻共工，殺相柳」兩場戰役世代的脫序，顯現時間次序上的斷層。儘管如此，神話譜系的連結能力依舊能

⁶圖 5 《大戴禮記、世本帝繫》，《中國神話》，頁 179。

將所有戰役收束為「黃帝／炎帝」兩帝共祖天下權力的爭戰。

另一方面，即在於譜系所揭顯族群勢力的消長、甚至是對失勢一方的壓抑作用；其間「黃帝」系統的五帝以及「禹」於後世中原取得了支配位置，一統收束於神話、歷史結構，創造出以「黃帝」為核心天下世界觀，為一種政治與文化的整體價值。相對的，那些對抗黃帝體系鍛羽而歸的「蚩尤」、「鑿齒」、「共工」以及「相柳」則顯失勢，有的漸漸從神話的傳承中退去，有的則成為負面破壞力的惡鬼妖怪。

本章小結

《山海經》三個層次分明、體系完整的神話空間，其中所有神靈存在分別形成個別而完整的表象系統：

——藉由寄寓其上所有神靈存在的表象，〈山經〉完整的呈現出一個垂直於天地之間，神喻的、一體的山岳神話世界。

——藉由寄寓其上所有神靈存在的表象，〈海經〉完整的呈現出一個橫陳於天地之間，異質的、動蕩的地理神話世界。

——藉由寄寓其上所有神靈存在的表象，〈荒經〉完整的呈現出一個深根於天地之間，上溯於三組譜系的、結構觀念的國族神話世界。

歸結於人思考世界與神與地理疆界以及國族譜系的關係，《山海經》之中所有的神異存在顯現了一條古人對於「神的世界」、「地理世界」以及「國族世界」意義探求的道路。